

■ 故人故事

初识汪曾祺，是因为他的小说《受戒》，好像被选载在《小说选刊》。

那是篇非常小说的小说。没有矫情，没有刻意，有的只是行云流水般的随意和散淡。那憨憨的小和尚明子，那泼辣的村姑英子，还有两人之间那朦朦胧胧的爱情，田野里那一串串少女脚印，让人心旌摇曳……总之，《受戒》美不胜收，美得让人震撼，心旷神怡。

真正目睹汪老尊容，是在浙江省作协召开的一次笔会议上。稍驼的脊背，枯黄的脸皮，凸出的前额上，有几茎随意花白的头发。一问年龄，刚好和我父亲同岁，可那模样却比我爸老多了，怪不得他在杭州签名售书的时候，闻风而来的杭大女生大失所落地嚷嚷：一个糟老头儿！

糟老头归糟老头，可他的签名售书桌前还是人头攒动，多得让年轻作家们嫉妒。

糟老头说起小说，就显得精神焕发。“小说就是语言。”他说，“曾听人说，某篇小说故事蛮好，就是语言差；我就纳闷儿了，语言差能算小说吗？”

我把这句话深深地储存在自己的脑海里。

又问怎么写人物，汪老竖起一个手指说：“贴，紧紧贴着人物写，什么时候这人物浮起来了，那肯定是把握不住了。”

短短的几句话，让我和我后来转达过此话的朋友们受益匪浅。

有人提起《沙家浜》。这个当年江青亲自抓的，红透半个地球

的样板戏，剧作者便是汪曾祺。当时他正在外地劳教呢，江青派了车，火急火燎地把他“请”回北京，让他啃这块别人啃不动的骨头。后来，《沙家浜》让他获得殊荣，并登上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观礼台，可同样是因为《沙家浜》，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他被隔离审查了几个月。

他淡定地耸耸肩膀，说：“哪壶不开提哪壶！”他的眼角漾着淘气男孩子才有的顽皮笑意，可见他对这个剧本的淡漠和不以为然。一个人修炼到了“不为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境界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后来，听说有人为此剧的著作权告了汪先生一状，我觉得十分蹊跷：天下人都知道这《沙家浜》是汪先生的，汪曾祺为此剧身陷囹圄时，怎么没人出来争呢，等《沙家浜》成为著名的“文化遗产”了，就有人出来争果子了？

散会时，我问他，《受戒》里的小和尚，有没有你老的影子？他说，有，我小时候就当过小和尚。我们都为之一乐。是的，没有那分生活，他写不出那个感觉。

那个下午天气晴好，我们下到宾馆的小院子里，希望和汪老合影留念。他挺随和地往一丛修竹前一站，说：“我当背景，你们来吧。”于是我们一拨一拨地过去，站在汪老身边，他笑容可掬地立在寒风中，泰然自若。

汪老不但文章做得漂亮，字和画也是极好的，那是种作家的字，作家的画，尚意，抒情，别有一番灵气和韵味。跟他要字画的

人很多。那次笔会，他每晚都睡得很晚，午睡也全给剥夺了。我很想得到他的一幅墨宝，但总是不忍心他的辛苦，终于没开口。

最后的那个晚上有舞会。我坐在一旁，静静地观察着女孩们请汪老跳舞。汪老的“舞德”极好，谁请他，他都及时地站起来。其实他根本不会跳，只是在对方的牵引下踩着音乐“走”或“蹦”，慢三慢四他“走”下来了，快三快四他“蹦”下来了，乐感是很好的，节奏是极准的；心脏也管用，没见他气喘吁吁，也没见他缺氧的紧张。我暗暗地松了口气，为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欣慰。

有一次他从舞池下来时，我旁边正好有个空位，他就坐了下来。因为舞池光线暗，他凑近我的脸，看了看，说：你怎么这样安静？我不明白他这“安静”的意思，是怪我不太人流呢，还是因为我没约他跳舞？抑或是因为别的？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一会儿，我站了起来，说：汪老，那我们跳一支吧？

正好是个快四的舞曲，因为有了上面的观察，我放心地带着他。那是由节奏明快的快四，年纪稍大的或心脏不好的人可能都会乱了阵脚，可是汪老稳健得很，不仅没踩过我一次脚，还有闲暇跟我说话，他问我是哪里来的，叫什么名字？我一一回答了，心想这样闹哄哄的场合，他也只是随便问问，哪里记得住？曲终落座，他居然还问了一声：人人都向我要字画，你怎么没跟我要呢？我说，不好意思啊。

笔会结束，大家各奔东西。几天后，我们单位的收发员递给我一个重重的邮包，打开一看，是汪老寄的两本签名赠书，一本是《当代作家作品选集——汪曾祺》，扉页是他自己的头像，一头华发，满脸皱纹，左手夹支烟，食指和中指支在左颊上。另一本是他的散文集《蒲桥集》，附在书里的一张便条上写道：我家住的那条路叫“蒲黄榆”，听起来像“捕黄鱼”，好玩吧？

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。第二年春天，汪老参加一个什么笔会——大约在西南的一个什么城市——回家的第二天突然辞世。是因为脑出血还是心肌梗死？我记不清了。噩耗传来，我呆了，那么个活生生的人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后来，我在他的挚友、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那里听到一句话：

“他是叫人害死的！”

我骇然。细细琢磨，是因为那场不该出现的官司？还是因为总是让人逼索字画的过度劳累？想来还是后者的可能性为大。汪老是何等的豁达、宽容，他会为无聊的纷纷扬扬吗？他是太随和，太好说话了。而他的字画，有人要了一幅要两幅，得到两张要三张，自己还要了还替亲友要，汪老总是来者不拒，或者是不忍拒绝；汪老太累了，终于累趴下了。

他就这么匆匆走了，令整个文坛黯然伤怀。

我没有要过他的字画，所以我想，那“害”他的行列里应该没有我。

汪老，在那条孤寂的黄泉路上，你可要悠着点儿哟！

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净方为稻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

在众多描写插秧的诗歌中，最有名的要数这首哲理禅诗《插秧偈》，作者布袋和尚是五代后梁高僧，宁波奉化人，距今1100多年了，现在的插秧场景和那时差不多。

要想秧苗壮，育种很重要。“芽谷种”的活由队里有经验的老农担当，谷种是头年留好的，挂在仓库的墙上和梁上，防止老鼠啃食。老农也不能保证每次成功，偶尔“芽”坏了每家分点“芽头谷”，晒干后磨成粉，做“芽头年糕”吃着有甜丝丝的味道。我们小时候，常盼着年年有“芽”坏的，这种机会不多。队里做的秧田都在靠近水源的地方，秧苗的生长和拔秧洗秧离不开充足的水源。

农忙时节壮劳力主要任务是插秧，拔秧靠妇女和孩子。正像杨万里《插秧歌》写的“田夫抛秧田妇接，小儿拔秧大儿插”。母亲带我拔秧还不到十岁，不会套“T”字型“秧枕头”，经常裤子是湿湿的。也不会用稻草捆秧，拔好洗净后由母亲捆。母亲教我拔秧一定要把手探到秧的根部，千万不能像拔萝卜一样，防止秧苗断根。

插秧前先要抛秧，即把秧苗一个一个抛到水田里。路边的好抛，水田中央不好抛，不但要抛得远，还要抛得准，分布适度，抛密了插不完，抛稀了不够插，保证插秧的人插完这一个，正好拿下一个，完全靠的是经验。当天没插完的秧，要泡在水沟或水塘里，捂一晚上当秧会变黄秧。

抛好秧后接着拉“牵田绳”，绳子从田的这一头拉到那一头。用“丈杆”丈量间距，站在两头的人把绳子拉直固定，一根一根依次排开。“牵田绳”都是个人准备，粗的拉不动，细的容易断，那时我们用的是细细的尼龙绳。当然，也有先拉“牵田绳”后抛秧的，这样容易把拉好的绳子抛走了。

插秧难掌握的是在“退步”上。

每人在绳子里插9株秧，需要均匀地分成三部分：左3右3胯下3，两脚踩在3和6之间。熟练的人背后像长眼睛一样，交替后退，退得直，退得快。插秧时避开了踩出的窟窿，保证每株秧都插在泥里，又直又快。

初学者不会“退步”，知道要分成三部分，也知道左3右3胯下3，往后一退就乱套。忽东忽西，忽左忽右，退步不好，前面尽是自己踩出的窟窿。窟窿里插不上秧，先得把泥抹平，多了个程序就很浪费时间。

还有个问题是分秧不均匀，深浅难掌握。分秧完全靠手指的感觉，每株以7-8苗为好，初学者往往分到多少插多少，有些一大丛，有些2-3苗，有些插的深，有些插的浅。深者会影响生长，浅者容易漂浮。好在秧苗扎根后，会安排人去“补秧”，否则会影响产量。这些都是技术问题，随着熟练程度的增加，问题都会解决。

插秧最要命的是腰杆受不了，不夸张地说，插了一天秧，晚上睡觉爬床上都困难。割稻和插秧都是长时间的重复弯腰动作，割稻时会剩下十多公分的稻桩，而插秧的每次弯腰，手必须深深到土里，秧才插得稳。试想一下，当你立定弯腰手掌点地时，多弯下一厘米都很难，插秧比割稻要多弯十多厘米，难度要大得多。只有插过秧的人，才会理解那句“手拿青秧四两重，背脊弯弯千斤重”能连续插秧的都是年轻人壮小伙，队里会给他们加工分。年纪大的和有腰肌劳损的人，忙不过来时，每天会插一亩秧，而后去拔秧了。

插秧生长有周期性，过了季节，影响产量。七八月“双抢”季节台风多，只要有风雨，割稻的活要停下，收来的谷子没地方晒要捂坏的。插秧不一样，除刮大风下不了田，下雨时也不能耽误，雨天不影响秧苗成活，反而比大太阳插得都好。于是发明了一种专门插秧用的雨具——“池叶”，类似乌龟壳的形状，半人多高，披挂身上站起来像展开的披风，弯下腰去就是很好的雨具。前年在台州市博物馆看到，很惊喜。

我学插秧比较早，大约十二岁，学校放农忙假，队里会找边边角角的地方，有一个人带着，让我们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去练练手，从最先插3株、5株、7株，慢慢过渡到9株。

真正下田插秧是1966年初中毕业后，“文革”破灭了读书梦，我正式开启了农民生活。那时年轻，干活不偷懒，肯学肯下力气，没两年，工分从六七分挣到了九分多，离十分之遥。农活上差一点点的还是插秧，常常被人“关起来”。

何谓“关起来”？简言之就是插秧时两边的田都超过了你，把你困在里边，插秧的要求要绝对直，横要对齐，外边的要按里边的，里边的要插得快些，插得慢的人是绝对不敢站里边的，像操场跑3000米的起跑线，呈斜线展开，“关起来”很难堪。

我“关”别人的场景至今记得，“七亩田”是队里最长的一亩田，插秧这活水田越长越累，因为长时间得不到休息，腰肌疲劳难以缓解，年纪越大的人越难坚持。一般是插四五个秧要伸一下腰，到最后腰像断了一样，插一个秧都要伸一下腰。那时我年轻气盛，咬紧牙关，插十来个秧都不会伸一下腰，憋着一口气，把所有人都“关”了。这事在当时很痛快，后来想想不应该，这会让很多人没面子。

一“关”成名。很快工分到了十分，那一年我17岁，十分就叫“足工”了，就像孩子的成年礼，标志着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农。

当兵第二年，所在团抽一个营到川西平原的军农场种田。大家心里很有抵触，打趣地说，当种田的兵，让我爸来当更合适。没办法，命令得服从。川西平原种单季稻，插秧的办法和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插7株，且有人先在边上插了一行，四川的特点妇女下田插秧比男人多，9株够不上，往后退也不像我们三三制有章法。那年征的台州兵多，每个连队少说都有二三十，绝大多数来自农村，插秧不在话下。我们提出建议按浙江办法，连队采纳后，组成插秧突击队，成员都是浙江兵，完全按家乡的套路插9株，插得又快又好。军农场做了一把，附近村民都来参观学习，着实让浙江兵风光了一推。

不知道左3右3胯下3是谁发明的，但作为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的插秧来说，这应该是最科学最实用的。

■ 阡陌岁月

退步原来是向前

金时锋  
(穿了一辈子制服)

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净方为稻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

在众多描写插秧的诗歌中，最有名的要数这首哲理禅诗《插秧偈》，作者布袋和尚是五代后梁高僧，宁波奉化人，距今1100多年了，现在的插秧场景和那时差不多。

要想秧苗壮，育种很重要。“芽谷种”的活由队里有经验的老农担当，谷种是头年留好的，挂在仓库的墙上和梁上，防止老鼠啃食。老农也不能保证每次成功，偶尔“芽”坏了每家分点“芽头谷”，晒干后磨成粉，做“芽头年糕”吃着有甜丝丝的味道。我们小时候，常盼着年年有“芽”坏的，这种机会不多。队里做的秧田都在靠近水源的地方，秧苗的生长和拔秧洗秧离不开充足的水源。

农忙时节壮劳力主要任务是插秧，拔秧靠妇女和孩子。正像杨万里《插秧歌》写的“田夫抛秧田妇接，小儿拔秧大儿插”。母亲带我拔秧还不到十岁，不会套“T”字型“秧枕头”，经常裤子是湿湿的。也不会用稻草捆秧，拔好洗净后由母亲捆。母亲教我拔秧一定要把手探到秧的根部，千万不能像拔萝卜一样，防止秧苗断根。

插秧前先要抛秧，即把秧苗一个一个抛到水田里。路边的好抛，水田中央不好抛，不但要抛得远，还要抛得准，分布适度，抛密了插不完，抛稀了不够插，保证插秧的人插完这一个，正好拿下一个，完全靠的是经验。当天没插完的秧，要泡在水沟或水塘里，捂一晚上当秧会变黄秧。

抛好秧后接着拉“牵田绳”，绳子从田的这一头拉到那一头。用“丈杆”丈量间距，站在两头的人把绳子拉直固定，一根一根依次排开。“牵田绳”都是个人准备，粗的拉不动，细的容易断，那时我们用的是细细的尼龙绳。当然，也有先拉“牵田绳”后抛秧的，这样容易把拉好的绳子抛走了。

插秧难掌握的是在“退步”上。

每人在绳子里插9株秧，需要均匀地分成三部分：左3右3胯下3，两脚踩在3和6之间。熟练的人背后像长眼睛一样，交替后退，退得直，退得快。插秧时避开了踩出的窟窿，保证每株秧都插在泥里，又直又快。

初学者不会“退步”，知道要分成三部分，也知道左3右3胯下3，往后一退就乱套。忽东忽西，忽左忽右，退步不好，前面尽是自己踩出的窟窿。窟窿里插不上秧，先得把泥抹平，多了个程序就很浪费时间。还有个问题是分秧不均匀，深浅难掌握。分秧完全靠手指的感觉，每株以7-8苗为好，初学者往往分到多少插多少，有些一大丛，有些2-3苗，有些插的深，有些插的浅。深者会影响生长，浅者容易漂浮。好在秧苗扎根后，会安排人去“补秧”，否则会影响产量。这些都是技术问题，随着熟练程度的增加，问题都会解决。

插秧最要命的是腰杆受不了，不夸张地说，插了一天秧，晚上睡觉爬床上都困难。割稻和插秧都是长时间的重复弯腰动作，割稻时会剩下十多公分的稻桩，而插秧的每次弯腰，手必须深深到土里，秧才插得稳。试想一下，当你立定弯腰手掌点地时，多弯下一厘米都很难，插秧比割稻要多弯十多厘米，难度要大得多。只有插过秧的人，才会理解那句“手拿青秧四两重，背脊弯弯千斤重”能连续插秧的都是年轻人壮小伙，队里会给他们加工分。年纪大的和有腰肌劳损的人，忙不过来时，每天会插一亩秧，而后去拔秧了。

插秧生长有周期性，过了季节，影响产量。七八月“双抢”季节台风多，只要有风雨，割稻的活要停下，收来的谷子没地方晒要捂坏的。插秧不一样，除刮大风下不了田，下雨时也不能耽误，雨天不影响秧苗成活，反而比大太阳插得都好。于是发明了一种专门插秧用的雨具——“池叶”，类似乌龟壳的形状，半人多高，披挂身上站起来像展开的披风，弯下腰去就是很好的雨具。前年在台州市博物馆看到，很惊喜。

我学插秧比较早，大约十二岁，学校放农忙假，队里会找边边角角的地方，有一个人带着，让我们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去练练手，从最先插3株、5株、7株，慢慢过渡到9株。

真正下田插秧是1966年初中毕业后，“文革”破灭了读书梦，我正式开启了农民生活。那时年轻，干活不偷懒，肯学肯下力气，没两年，工分从六七分挣到了九分多，离十分之遥。农活上差一点点的还是插秧，常常被人“关起来”。

何谓“关起来”？简言之就是插秧时两边的田都超过了你，把你困在里边，插秧的要求要绝对直，横要对齐，外边的要按里边的，里边的要插得快些，插得慢的人是绝对不敢站里边的，像操场跑3000米的起跑线，呈斜线展开，“关起来”很难堪。

我“关”别人的场景至今记得，“七亩田”是队里最长的一亩田，插秧这活水田越长越累，因为长时间得不到休息，腰肌疲劳难以缓解，年纪越大的人越难坚持。一般是插四五个秧要伸一下腰，到最后腰像断了一样，插一个秧都要伸一下腰。那时我年轻气盛，咬紧牙关，插十来个秧都不会伸一下腰，憋着一口气，把所有人都“关”了。这事在当时很痛快，后来想想不应该，这会让很多人没面子。

一“关”成名。很快工分到了十分，那一年我17岁，十分就叫“足工”了，就像孩子的成年礼，标志着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农。

当兵第二年，所在团抽一个营到川西平原的军农场种田。大家心里很有抵触，打趣地说，当种田的兵，让我爸来当更合适。没办法，命令得服从。川西平原种单季稻，插秧的办法和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插7株，且有人先在边上插了一行，四川的特点妇女下田插秧比男人多，9株够不上，往后退也不像我们三三制有章法。那年征的台州兵多，每个连队少说都有二三十，绝大多数来自农村，插秧不在话下。我们提出建议按浙江办法，连队采纳后，组成插秧突击队，成员都是浙江兵，完全按家乡的套路插9株，插得又快又好。军农场做了一把，附近村民都来参观学习，着实让浙江兵风光了一推。

不知道左3右3胯下3是谁发明的，但作为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的插秧来说，这应该是最科学最实用的。

汪老，走好

(国家一级作家，有趣的老太太)  
钱国丹



茶言观画

山图水歌

张剑摄

“江南佳丽地，山水旧难名。”江南山水灵秀宜人，被世人所喜爱。山得水而活，水得山而媚。

用镜头框取自然山水间，韵、逸、美的一隅，将写实的光影美和写意的诗情美结合起来，表达神秘、空灵、空灵的审美意趣。

我力求让作品通过气韵、力量、意境来表现自我的心境及对山水自然观的认识和理解。一草、一木、一石皆为山水，跋涉于江南秀丽的自然间，遇见心中的山山水水，感悟山水所赋予的情愫。

——台州市摄影家协会提供



■ 人间遐想

一张小桌，一碗茶水，一方小院，一把懒椅，不紧不慢摇着扇子，望着星光点点。幼时家贫，三间简陋茅屋。每逢夏日，最是酷暑难耐。一到傍晚，家家户忙完农活，都到马路边乘凉。可眼下时代变了，红尘滚滚，人间喧闹，人的心境也大有不同，想必没有几个人能安安静静地消受这夏夜的清凉，求闲则成了一种奢侈。

早些年，读到冬心先生在《回廊独咏图》的题诗，犹觉身临其境一般，浑身通透，无上清凉了：“草末清风四面凉，有心人立小回廊。才看月出云初起，便笑云忙笑月忙。”这种不同于一般人的意趣，想必是冬心先生散淡却激烈的心境，以及浪漫天真，还是让我们看出他是一个心怀高古天性散淡的“三朝老民”。这正是朱良志先生说的“他的冷艺术就是一冷却剂，将一切躁动、冲突、欲望、挣扎等都冷却掉，他要在冷中，从现实的种种束缚中超越出来，与天地宇宙，与这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智慧的声音对话。”

后来，再去读他题画的自度曲：“荷花开了，银塘悄悄。新凉早，碧翅蜻蜓多少？六六水窗通，扇底微风。记得那人同坐，纤手剥莲蓬。”其清淡雅趣，予人以宁静之美感。由荷和莲蓬忆及旧人，而且是一位有着纤纤玉手的优雅女子，满池荷花与长亭幽人，散发出浪漫的消息意趣。

炎炎夏日，诵读金农这首“出之无心”的自度曲，会获取到一种闲适悠然舒畅的心情，不觉使人大呼过瘾，那是真的！大约五年前，也是夏天，西湖的荷花开了，西湖之畔的唐云艺术馆，第一次见到《金农诗词笔记草稿册》，内心感到一种偶遇、至诚通神的狂喜，我几乎是膜拜的心情诵读着这些诗稿。最雅的消息，大概就是读读冬心先生的文字，看看他的画，或偶尔抄写，也不失为一种心灵上的体验和交融。

冬心先生的江湖清凉极了，自度曲和画是冰雪做的，或者是水做的。要不然，我们看他作品，总是透着一股清凉之境。冬心先生的艺术是冷的，他的冷在西方庵的题壁“此时何所想，池上鹤窥冰”，在于

那一朵荷花“野香留客晚还立，三十六鸥世界凉”。冬心一生未仕，布衣终身，渴望的理想在现实之中被击得粉碎，难免感时伤事，心情低沉。在他的眼里，笔下，自是清凉一片。于是，把心事都付诸窗外荷塘，一丛幽篁和几片芭蕉，笔下的流觞终究是无声的呐喊：“故乡三五露英，晚香冷艳尚在我毫端也。”“干墨渴笔，枝叶皆古俨如快雪初晴，微风不动，想作者非(以)娟媚之姿悦人也。”

因为喜欢冬心先生，喜其诗、书、画，喜其所画的竹、梅、鞍马、佛像、人物、山水，而他的自度曲更令人爱不释手。有的自度曲在不同的画作上，变了法地反复使用：“乍凉时候，荷花开了，不晴不雨，吹不动扇底微风。渚宫水殿，记得那人同坐，纤手剥莲蓬。”在这样营造的颇为小资场景之中，想必我们的消受，会被演化成一种古典的美吧。渴望得到冬心先生真迹，无奈市场的价格太高，我又如何消受得起呢？只是这种心情，犹如池塘里的荷花一日如一日地长了起来，但缥缈得像池塘之中的晨雾，终究经不住这种诱惑，一日在网上购得一件复制品，挂在书房，日日欣赏。

不会欣赏艺术的社会是沉闷、无趣的，而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，至少可以安顿内心的彷徨。或许，在经济高速发展、物欲极度膨胀的时候，像“行人午热，何物能消暑。想着青门门外路，凉亭侧，瓜新切，一钱便买得”，这这有趣的事情还是试着去体验的。西瓜本是平常物，冬心的画简洁、简单，只需要一片红瓢黑籽的绿皮西瓜，便道出了个中的境界，口中便有了一丝清凉，心中也为一动。

没有愁绪的回忆是苍白无趣的，冬心先生为我们构建的后花园，可以喝茶喝酒、写字吟诗，聊天听曲，亦大可以慵懒地卧在荷花池子中央的亭子里，敞怀酣然大睡，任凭四面清风掠过，吹散世间所有的烦恼，只有快意和舒适，“欧波亭外水濛濛，记得今秋携钓筒。消受白莲花世界，风来四面卧当中。”冬心先生在这二十八字中取了“风来四面卧当中”，寥寥几

笔，构建起自己的天地。单“消受”二字，便把冬心先生在白莲花的世界上那种率性天真，“随我江湖去”的物适描写得淋漓尽致。这样的风月当是遥不可及的绝响了，与时下满眼俗物的城市，明争暗斗的较量，也浑是干瓣心香了。

但那种随性野趣在陶渊明身上亦可见：“尝言五六月中，北窗下卧，遇凉风暂至，自谓是羲皇上人。”人生坠空如梦，荣华富贵皆是过眼云烟，不若北窗置榻，卧卧凉风，风景自然是一时之新了。

不过，追求冰雪之交不坏身，想必也是冬心先生所追求的另一种清凉境界吧。在《杂画题记》中，冬心先生不无得意地写道，此幅是予游戏之笔，好事家装潢而藏之。复请予题记，以为冰雪互寒之时，安得有凌冬之美菜耶？昔唐贤王摩诘画雪中芭蕉，艺术传为美谈，予之所画亦如是尔。话虽浅白，寓意深远：说芭蕉也是寒菜冬枯之物，大雪纷飞的季节怎么会有绿叶芭蕉呢？但是王维依然画了《雪中芭蕉》，在艺术传为美谈，再去《雪景芙蓉》是与王维画《雪中芭蕉》也有一样的用意。

《雪景芙蓉》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在传统中应有的一种情怀——凌冬美渠，雪中芭蕉皆为不坏之身。金农好收藏砚台，好刻砚铭，亦因对芭蕉的喜爱，在一大蕉叶砚上，他刻下了砚铭：“芭蕉叶，大禅机。藏藏中，生活水。冬温夏凉。”所以，他将自己置身于芭蕉林下听雨，悟禅：“翠幄遮雨，碧帷摇影，清夏风光，黛石连峰，高梧相掩映。转眼秋来憔悴，恰如酒病，雨声滴在芭蕉上，僧窗下白了人头，听了还听，夜长数不尽，觉空阶点漏，无些儿分。”雨中芭蕉，绿意尤浓，冬心先生听了还听，而夜长不尽，恰似蒋捷听雨：“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”

也许，秋雨对于中年人来说，是最容易引起联想的。秋雨最伤感，皆由秋雨急缓交错，断断续续，而秋雨打在芭蕉叶子上，就像一首蕴含了诸多情感与万千感喟的曲子：“绿了僧窗梦不成，芭蕉偏向竹间生。秋来叶上无情雨，

冬心的清凉世界

(空军退役军人)  
张棋忠